

退休后重拾笔墨

沈建彪：画的是“心中的山水”

宣纸上，远山如黛，一叶扁舟泊于烟水之间。画到兴处，63岁的沈建彪手腕轻转，浓淡干湿的墨色便在纸上洇开，他眯起眼端详片刻，又添上几笔。“画的不是眼前的景，是心里的山水。”

沈建彪家住硚口区汉正街道红燕社区，是江岸区书画家协会会员。画画这件事，他从初中时就爱到骨子里，职场上搁笔半生，退休后又重新拾起——绕了大半辈子，笔墨终究没离开他的生活。



沈建彪在画室挥毫泼墨蕴山河。

一本《芥子园》画到今

沈建彪与画的缘分，始于初中。“那时候没有老师带，全凭自己喜欢。”他从素描入手，又找来《芥子园画传》，一页一页地临摹，“古代山水的韵味，就是那时候在心里扎下的根。”

让他至今难忘的，是年少时见过的一位画友。那人跟着绘画工艺厂的师傅学画，拿来几幅作品，沈建彪一看就愣住了：“就像一下子走进了古代。”那几幅古意盎然的山水画，他直到今天仍历历在目，“闭着眼都能画得下来”。

年轻时，他身边聚集了一群爱画的伙伴。“你看我的画，我看你的画，互相挑毛病，其乐无穷。”画友中，有一位叫闵鹏，后来成为赵无极的学生，是湖北书画院颇有影响的画家。“那时候大家都穷，屋里连电视机都没有，停电了就点着蜡画画，谁也没想过要靠这个出名。”沈建彪说，那时画画纯粹是爱好，没有半分功利心，“这份平淡，恰恰是最珍贵的东西。”

“搞艺术要沉得住气”

当兵回来后，沈建彪曾在武汉市书法家协会和揽云阁帮忙，整日与书画家打交道。正是在那里，他结识了书法家孔可立。“那时候他的名气还没现在大，我看他的字有傅抱石的味道，喜欢得很，就刻意去琢磨。”虽然主攻绘画，但他也留心书法，“起码要分得清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。”

后来，他转入武汉市供销合作总社工作。整日忙于机关事务，画笔渐

渐搁置，但他心里并不觉得遗憾。“人在哪个圈子，就沉在哪个圈子。”他说，在机关里见世面、经风雨，这份阅历反过来滋养了他，“见得多了，人就有了自信。这自信不是盲目的，是有东西撑着的。”

2000年前后，沈建彪入了党。在岗位上，他踏实肯干、认真负责，他也对“做人做事”有了更深的理解：“搞艺术和做人一样，要沉得住气、守得住真，不能媚俗。”

退休学画画的是心中的山水

退休后，闲下来的沈建彪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压在箱底的笔墨重新翻出来，并加入江岸区书画家协会，至今已有两三年。“协会组织的展览、大赛，让我重新接上了书画这根线。”

他报名参加了“长江杯”书画评选。“参评的都是湖北有实力的书画家，评选时把名字蒙住，不记名投票，能入选很不容易。”他的作品最终入选，这给了他莫大的鼓励。

如今的他，作画不刻意、不固定，“有激情、心里有想法了就画，基本功在那里，差不了。”他很少对景写生，主张画“心中的山水”。“傅抱石有恐高症，不上黄山，看别人画完回来，他画的黄山反而比谁都好。”他说，照片拍得再逼真，看久了也腻，因为太满、太实，没有回味的余地，“画要经过心过滤一道，源于生活，更要高于生活。”

目前，他最满意的一幅作品是《遇故友》。“很多画家看了都喜欢，它追求的不仅是一笔一画的像，而是一种感觉，是刻意模仿不来的。”他推崇徐渭的

《水墨葡萄》，也喜欢齐白石的奔放，“画到最后，画的是意境，是把世事看淡之后，于平淡中透出的一股灵气。”

期待在“晚报杯”与更多高手切磋

沈建彪的绘画创作，离不开家人的支持。“墨水是有味道的，我老伴从不在意，我在这边画，她在那边忙，互不打扰。”夫妻俩有一个女儿，已经成家单过，对父亲的爱好也十分支持。有了家人做后盾，他的晚年生活过得充实而自在：“看看书、看看画展、参加协会活动，有时还约上老画友聚一聚。”

今年10月中旬，他打算开车去黄山，与美协顾问毛宗泽等画友相会、写生。“樊枫画武汉城市景色画得最好，毛宗泽的山水也有味道，跟他们在一起，总能学到东西。”

对喜欢书画的年轻人，沈建彪也有寄语：“中国画以临摹为主，要先打进去，再走出来，把别人的东西消化成自己的。这需要天赋，也需要高人点拨开窍，但更离不开日积月累的功夫。”

“城长·武汉晚报杯”书画作品书写大会正在火热进行中，大赛面向广大书画爱好者敞开大门，为像沈建彪这样的民间达人提供展示交流的舞台。无论是深耕多年的老书画家，还是初涉笔墨的新朋友，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笔，书写城市变迁，描绘心中山河，在墨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沈建彪说，他已经开始认真准备新作，期待在“晚报杯”的舞台上与更多高手切磋。

文/杜歆辰 图/谢源



沈建彪作品《松空飞泉》。